

07
82-3211

(1987年)
第2期

廣陵文史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日

政协扬州市广陵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

目 次

广陵的来历与历史变迁.....张 南 (1)

我参加辛亥革命攻宁战役的回忆

.....口述: 朱 澍 执笔: 朱 淳 (3)

我在扬州的一段政治生涯.....刘仁涛 (5)

扬州沦陷时的避难所

——忆基督教堂和教会学校、医院的片断.....贾思锐 (10)

著名教育家朱自清.....阿 木 (13)

香飘中药店.....杨穆春 (14)

阮太傅计取民房.....张 为 (15)

旅游之乡——扬州(诗).....杨穆春 (16)

广陵的来历与历史变迁

张 南

广陵区是扬州市的唯一的城区。追溯广陵名称的来由，可谓历史悠久。在这块土地上，最早形成的城垣，一般认为是邗城。《左传》“鲁哀王九年，沟通江淮”。战国时（公元前579年），吴王夫差曾在此筑邗城，至今仍有邗沟存在。

广陵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六国年表》“楚怀王珪城广陵。”楚王于邗城旧址新建了一座城，名为广陵城，意指“广被丘陵”。此城筑在今扬州市区西北郊蜀岗上（蜀岗为一片丘陵地带），距今已有二千三百零六年历史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广陵属九江郡。秦二世，天下大乱，广陵人吕平参加了陈胜、吴广的起义，起了不小的作用，颇有影响。随着起义军兴衰史的流传，人们对广陵这个地方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广陵县地势既多丘陵，又临大江，古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楚汉相争时，与广陵县并存的有江都县，故有项羽欲都江都一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郡县体制多变，其名称亦多更改。西汉元狩三年，江都改称广陵国，厉王胥先后都广陵，广陵县属广陵国治；后汉建武十八年立广陵郡。明帝（刘庄）永平元年改广陵郡为国，至永平十四年封刘荆子元寿为广陵侯，广陵国不复存在，广陵县属广陵郡治；晋太康元年，仍置广陵县属广陵郡；南朝时，广陵县属广陵郡、南充州治。

隋时，曾置扬州总管府，废广陵、江阳二郡，江都县、广陵县属扬州府治。寻改广陵县为邗江县，又改为江阳县，属江都郡治。

唐时，改江都郡为邗州，又改称扬州，当时江都县治已徙归广陵县治。

宋太祖开宝四年，广陵县属广陵郡。熙宁年间，废广陵县治。高宗建炎四年，复置广陵县属扬州。直至南宋末年，广陵县仍存，一直为军事重镇。

元代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亦说推后一年，扬州置大都督府，乃废广陵县，并入江都县版图。

明代，江都县先后属淮海府、惟扬府、扬州府。清代，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又新设甘泉县与江都县并存。中华民国成立后，废甘泉县并入江都县，隶属淮扬道；国民党统治时，废淮扬道改县知事为县长，江都直隶江苏省。1949年1月25日扬州城解放，成立扬州市人民政府。1983年3月，扬州市改为省管辖，建立广陵区（县级）。

在历史演变中，广陵曾为国名、郡名，但以广陵为县邑名历史最久。从公元前319年楚怀王建广陵城开始，到公元1275年，即至元十二年，有一千五百余年。在此期间，史籍志书取广陵作题签的有东汉时王逸著《广陵郡图经》，晋代有《广陵烈士传》、《广陵耆老传》，宋代有《广陵志》、《广陵续志》，清代有《广陵通典》、《广陵览古》、《广陵事略》诸作，可见历史源远流长。

在广陵这块土地上，世代孕育着勤劳善良的人民，从汉代的广陵游到民国时代的著名小说《广陵潮》，到现代扬州市区的路名、店号如广陵路、广陵酒家、广陵商场……（下转12页）

我参加辛亥革命攻宁战役的回忆

口述：朱 澍

执笔：朱 序

编者注：此稿系我区人民政府广陵街道办事处退休教师朱凌先生提供。当事人朱澍和执笔人朱序两位老先生虽已作古，但遗稿内容生动，反映了武昌起义后，驻宁新军响应起义的一个侧面，既说明当年的革命形势是人心所向，斗争激烈，也反映革命军队的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文字简炼流畅，读之深受其益。

我名叫朱澍，童年时代，受过私塾教育八年，十六岁时，在扬州习钱店业。当时，国势飘摇，人心惶惶，有识者，倡议征兵制度，冀图挽救国运。我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潮影响下，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乃决心离开商业，应征入伍。这时，我年方十八岁（1910年），开始过军队生活，派送南洋陆军第九镇步兵第三十三标二营前队，充当副兵，本标目兵，总数有120人。辛亥秋季，武昌起义，全国响应，金陵满城风雨，一夕数惊，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江防营统领张勋等，均为清廷嫡系（俱系旧派），认为第九镇是新招的，恐有革命党潜伏在内，对他们不利，所以主张第九镇开往城

外，以为调虎离山，免生后患。统制官徐绍桢（新派领袖）来本标召集全体官兵训话，他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各事要谨慎，切勿轻举妄动。”等语，本镇全军限于九月初九日，全部开往柘陵关驻防。不久，接沪电，上海光复。本镇五种兵力齐全，奈弹药缺乏，每人只有实弹五枚，系打靶之用；上海制造局代本镇秘密制造的三十年式步枪子弹，未能如期运来，旋奉令揭竿起义，响应革命。及至深夜，张勋派骑巡队，突破防线，当时，我军弹药告尽，奉令退却，幸天降大雾，清兵未敢穷追。后闻镇江光复，奉林都督令退守慎江，驻扎三十六标。未多时，粤、浙、沪各路援军陆续到达，组成江浙联军，准备会师金陵。同时，各路奉令进攻，连战七昼夜，我军奋勇向前，无不以一当十，越战越强，军心大为振奋，清兵溃退。我军前哨抵达天堡城时，我军管带杨韵珂中计阵亡，本队队官受伤，此役本营死亡六十余人。翌晨，各国领事出面，接洽投降，十二月二日，我军开始入城，随发出命令：不准骚扰百姓及旗人，地方秩序，秋毫无犯。从这天起推翻了清廷在南京的统治，全城人民沉浸在喜悦气氛之中，山河光复，人人庆幸，奔走相告，跳跃欢呼，欢乐心情，无法形容。旋孙中山先生退国，国人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委徐绍桢为南京卫戍总督，我军改编为卫戍兵，拱卫南京。我升充为卫戍第三团一等差遣官，供职数月，因从军以来，经数次战役致成疝气之病，由上司送红十字医院治疗。据医官云：“是项疝病因劳累过度，为终身之患，不宜过军旅生活。”据情转告上峰，乃准予退伍（1912年），发给饷银三个月，并颁发“充宁”纪念章一枚，以资纪念。

由退伍迄今已达四十余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世事如棋，沧桑

几度，追怀往事，百感交集，谨叙述“我在辛亥革命中参加攻宁战役的回忆”，记叙如上这亲身经历的片断史实，并以向国人介绍当年革命过程之艰巨，可见一斑。我以垂老余年，亲眼看到祖国的建设突飞猛进，条条战线上的伟大成就，更是不胜枚举。望我全国人民学习孙中山先生为国为民为革命奋斗到底的精神，并继续发扬艰苦朴素、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和平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脱稿于 1955 年

著名教育家朱自清

（上接 13 页）

先生是民主爱国人士，对国民党特务杀害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等，义愤填膺。1948 年在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名。虽贫病交加，临终前仍嘱咐家人不要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毛泽东主席在著作中给他很高的评价：“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我第一次知道先生的大名，是读他的第一篇题为《小粉红色的梦》的课文。意境清新流畅，是当时白话文的名篇，至今犹令人有爽口润舌之感。先生不愧为文学大家、一代宗师也。

（阿木改写自扬中校友通讯）

编者注：刘仁涛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任江都县第一任肃反专员。他的经历中有几段和扬州早期共产党活动有关，现节录如下，标题是编者所加。

我是江都大桥人，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大学读书，这年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同学们受了他的革命影响，纷纷要求参加政党组织，我也由同学周仲辰、周杰人、李寿雍（均为江苏盐城人）三人介绍参加了国民党。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面目充分暴露，大肆逮捕进步学生，对于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都说成是“共产分子”，逮到一律办罪，故而同学们纷纷南下，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二六年夏，周杰人到了广东，在《中央日报》任编辑。一九二七年春，我去广东找周杰人，旅途中正值军阀混战，衣物被抢劫一空，只好折回老家。后来和周绍斌、李静（北大同学，又是同乡）等到南京办了一所“私立江苏中学”。同年夏，我在报纸上看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公布筹建江苏省党部，派九人为江苏省党部指导委员，办理党员总登记，建立各级党组织。李寿雍就是九人中的一个，我感到很得意，以为自己靠着李寿雍就有出

路，那知我却被他引上了另一条道路。

一九二七年冬，我由李寿雍介绍到扬州担任江都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负责组织江都县各级农民协会；可是县农民协会筹委会成立不久，就奉命停止活动。我又到南京去找李寿雍，他对我说，不久省党部要招收各县党部指导委员，要我等一等，把《平山全书》多看看，准备应试。约在一九二八年的四、五月间，李寿雍介绍我参加省党部考试。考试后被派为江都县党部指导委员，同时被派的有周绍斌、朱华等七人，组成指导委员会。我负责县民众运动委员会，任主任委员，主持有关民众团体的一切事宜。

这时的扬州，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北伐军占领时建立的县党部已被解散，县党部委员中有共产党嫌疑的曹起晋、王寿圣等人也已离开。负责清党的周厚均，是叶秀峰的死党，叶秀峰又完全忠实于陈果夫、陈立夫，周的后台很硬，社会上有人说：只要周厚均为后台，就不怕有人怀疑他是共产党。如委员中有个叫杨世海的，有人传说他参加过共产党，但由于他和周厚均有关系，在清党中依然登记为国民党党员，成为周厚均派系的成员之一。

国民党清党后江都县党部重建时，我被选为执行委员。从指导委员到执行委员的任职期间，我参与过镇压工农群众的举动。有一次，约在一九二八年秋的一个傍晚，扬州耀扬火柴厂资方和商民协会委员常石兰向民众运动委员会报告，说厂里工人要加工资，预备第二天罢工，要求我们设法阻止。我随即和常石兰前往该厂，并借口夜间路上怕遇歹徒，带了两个商团枪兵，实际上是威胁工人。我召集工人开会、训话，不准罢工，要工人第二天推派代表到县党部和资方协商，由我和商会会长王敬庭、委员常石兰参加仲裁。结果，少许加了一点

工资，就把一场工人罢工扑灭了。

还有一次，一九二八年春节前夕，在县指导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交接之际，大桥区党部委员李未庭来县党部报告，说吴家桥区分部到区党部反映：李家桥农民准备在春节夜间举行暴动，到吴家桥来烧、杀、抢；农民聚会的地点，在李家桥空田的一所新庙，其中肯定有共产党分子在煽动，要求县党部从速设法解决。我和朱华两人到县政府找陈南轩县长研究，由县府派出侦缉队、武装队七、八人，随李未庭到大桥；并由县长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大桥商会长莫少祺，要他派武装商团一同前往李家桥缉捕。我因要回大桥乡间过春节，一直参与了研究、部署、行动。这天夜间在李家桥庙里搜索，并未发现农民暴动迹象，仅在庙中发现可疑农民一人，侦缉队就把庙中和尚和这位农民逮捕进城，在途中和尚逃跑了，农民被关在县政府侦查。后来因江苏省党部闹起派系斗争，有好几位省党部委员被省政府看押起来，新任省党部执监委被迫解散，江都县党部新建立的执、监委会也随之垮台，大家对此案无心过问，其结果就不清楚了。

时隔不久，我被调往上海县和崇明县任职。一九三一年秋，周绍成又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周拟提议调我任省党部民运科长，我乃辞去崇明县党部委员，不料遭到省党部委员杨兴勤的反对（因我在省党代表大会上反对过杨），仅派我为助理干事。我愤而未就，闲居扬州。

一九三一年底，江都县党部召开全县代表大会，我被选为县党部执行委员，同时当选为执行委员的有郁培仁、龚葵石、林兆龙、杨介臣、万任等六人，当选为监察委员的有龚恩林、张济传、孙民等三人。其中C·C系仅有我一人，其他人分属于杨兴勤派、叶秀峰派

(F·F派)、凌绍祖派(反C·C派)。在这一届委员会中，我任期虽仅有几个月，却又一次参与了危害革命的活动。一九三二年春(应为一九三一年春——编者注)，我患猩红热病，卧病在乡，县党部执行委员会推选我为江都县党部肃反专员。刚到职不几天的一个早晨，县党部派人到我宿舍通知说，省党部委员杨兴勤有电话来，叫我去镇江有紧急公事交办。我当时莫明其妙，杨兴勤素来和我不睦，他为什么来长途电话叫我？但鉴于上级呼唤，我只好赶到镇江会见杨兴勤。他说：你不是江都县党部肃反专员吗？现在有一件重要案子交给你办。原来他们弄到一个自首的共产党员作为线索，来破坏扬州的共产党机关。我觉得责任重大，随说：案犯如果在途中逃跑，我实在吃不消，不能一人带回扬州。杨兴勤顿时大怒，对我大发脾气说：“你这样能担任肃反专员吗？你这是违抗党部交办任务。”我也不客气地回了他一些不好听的话，直到周绍成出面打圆场才停息。后来他们又打电话到扬州，喊林兆龙、张济传去镇江，到傍晚才随同两名便衣侦探队将案犯带过江，在扬州新胜街中西旅馆住下，连夜将蔡兴(时为共产党扬州市委书记)捕获，从而使扬州的共产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由于杨兴勤之辈欺人太甚，不久我就向江都县党部执行委员会辞去肃反专员之职，另选林兆龙担任，张济传也参加肃反室工作。此后，我又经周杰人介绍，到江苏省党部监察委员会担任干事，直到一九三七年冬初，日本侵略军将要占领镇江，省党部疏散人员，我才回到扬州。

(丁久均摘编)

扬州沦陷时的避难所

——忆基督教堂和教会学校、医院的片断

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贾恩锐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古城扬州于是年十二月十四日被日军侵占。当时扬州市内除少数丧失民族气节的官僚政客、大地主、地痞流氓等败类，摇尾乞怜，依附日寇，助桀为虐之外，多数民众无不有丧国切肤之痛。不少有爱国心的热血青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纷纷离乡背井，奔赴抗日战争第一线；有的则随地下党转入四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日本侵略军先遣队一到扬州就烧杀抢掠，凶残至极。在城内闹市区放上一把火，烧红了半个扬州城，辕门桥一条街数百间房屋化为灰烬。在郊外万福桥上，日寇用机枪对准四百多平民百姓扫射，进行灭绝人寰的大屠杀，尸体狼藉，血流成渠。噩耗传至城中，老幼泣不成声。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光，何处得以安身活命？市上传说基督教堂、教会学校与医院办起了避难所，可以避难。一时间闻讯的民众纷纷抱儿带女，携老扶幼，陆续前往，希冀求安。盖缘于外籍传教士和部分爱国神职人员，借当时美国的中立地位，宣扬教义精神，拯救教友和平民百姓之苦难，在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创办的慕理女子学校（现扬州市育才小学和中共邗江县委党校校址）、浸会医院（现苏北人民医院院址）和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信成女子中学（现扬州市人民医院院

址)这三处办起了避难所，每所可容纳五六百人。这种避难所一时起到缓冲作用。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眼中，避难所上空悬挂的美国花条旗犹如一块破布条子，教会学校和医院照样是他们手中的猎物，他们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窜入上述三处避难所，为所欲为，任意践踏平民百姓。

农历正月二十日清晨，“维持会”的头目率领日伪军约三十余人，如狼似虎冲进慕宪理女子中学的避难所内，借搜查“支那兵”之名，搜索和痛打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年逾八旬的残疾老人戴某也不能幸免。他们剥去老人身上穿的长皮袍，抢走明代画家仇十洲的工笔画仕女镜屏八扇和其他群众随身携带的金首饰，临时设在避难所里出售日用品的小摊子也被掳掠一空。

农历正月十三日晚是民间传统的上灯节。在基督教浸会医院的避难所中，有几位青年心潮澎湃，激昂高唱起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时隔不久，远处突然传来刺耳的皮靴脚步声，日本宪兵队的加藤和汉奸翻译裴××气急败坏地来搜捕高歌者，紧张的搜查勒索达两个小时。更令人发指的，在农历正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多钟，信成女子中学避难所里，突然窜进三个日本士兵，兽性大发，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中年妇女方某拖入走廊轮奸，后复遭到枪杀。不幸的噩耗传到其他几处避难所（包括天主堂的避难所），具有爱国心的许多宗教徒和难民自发联合组织巡逻队，日夜分班、分片、分点轮流防守、巡哨。但骇人听闻的事件仍不断发生，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避难群众感到避难所并不能保障人身安全，时隔不久也就纷纷离开他往了。

与此同时，1909年建成的贤良街基督教堂（现萃园路基督教三

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会址)为日军大汪边宪兵队的小分队占领作为军用影剧院。同年,基督教美国传教士毕尔士在旧城南门街堂子巷内的住宅(该宅始建于1905年,即现江苏农学院教工宿舍舍址),也被日军宪兵队侵占去开设军妓院,又叫“亦乐舞”的酒吧间。宗教的圣洁被亵渎殆尽。

1938年2月,日伪为了进一步奴役扬州人民,忽然强盗发善心,“关心”起民众的安居乐业来了。日本宪兵队、伪县知事方小亭、伪警保局长吴孝侯前后张贴告示,采“稳定”当时的民众情绪。这时基督教原设立的慕光里中小学、信成女中、美汉中学,以及天主教会设立的震旦中学等相继复课。

复课后,教会学校学生人数激增。家长不愿让自己的子女受奴化教育,纷纷送孩子到教会学校求学。这些学校,既不开设日语课,在学校图书馆内还能看到各种类型的报刊杂志,对敌占区内这部分青少年的教育是有益的。但好景不长,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教会学校的这一点作用也消失了。

(上接2页)都表达人们对曾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有一定重要地位的古城扬州的怀念与热爱。“喜看今日风光好,高唱广陵处处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程似锦。扬州市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投身四化建设,使古城扬州焕发青春,变得更加绚丽多姿,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著名教育家朱自清

因拓宽街道，使一代文人朱自清（1898～1948）的故居（琼花路安乐巷29号）能沿街而立，给更多的乡亲和游客提供了瞻仰先生故居的机会和纪念。

朱自清字佩弦，本名自华，号实秋。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县，成长于扬州，故自称扬州人。他是现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青少年时期与扬州的密切关系，成为他作品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六岁随全家迁来扬州，在私塾读书。十四岁与扬州名中医武威之的女儿武钟谦订婚。十五岁进入安徽旅扬公学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扬州两淮中学（后改为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即今扬州中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大预科，1918年跳级考入哲学本科，因成绩优异，只读三年，于1920年提前毕业。毕业后曾在母校八中教新文学，并任教学主任。教学严肃认真，生物入化，课堂上总是滔滔不绝，甚至满头大汗。对旧礼教讽刺鞭挞，谈国事则慷慨激昂，对北洋政府的丧权辱国更是严词痛斥，垂涕而道，听者动容。

1931年为求深造，朱自清游学欧洲。回国后，两度入清华任中文系主任。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任国文系主任。他十分关心母校扬州中学的成长，早在1934年间即联系在清华就读的校友20多人，组成清华大学扬中校友会。

（下转5页）

香 飘 中 药 店

杨 穆 春

儿时对家乡的中药店兴趣很浓，常为它所吸引。来到店门就闻到一阵阵奇香袭人，香而不腻，辛而微甘，令人通气清怀。一连串铿锵铿锵的倒桶声，清脆刺耳。大可媲美太白之风，闻香下马了。

中药店房宇轩敞，深屋重楼，一眼到底有五六进之多，包括门市、加工、作坊、仓库、宿舍、客堂、厨房等等。

进门便见到两边平直光亮、用名贵木材做成的两块长柜台，直通后边，象是两只巨掌。挨墙是几百个方抽斗，柜架柜顶还有成百个青花磁坛，都是放药的。两边柜台上竖着金字招牌“参茸燕耳”，“瑶草琪花”等是介绍经营高等药草的。最令人动听的两块是：“丸散膏丹”，“修合存心”。这表明店主对顾客负责的态度，不卖假药。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记得同松参号曾宰过鹿，做成鹿肉丸出售。可能因我们家是老主顾，行医的叔父同店中有往来，所以我也代替“六人”被邀参加，并尝了鹿肉。宰鹿前给鹿披红挂彩，鼓乐喧阗，游街一圈，招摇过市，然后牵回店中，再加彩绸捆缚，这时笙箫齐奏，鼓乐大作，使人们沉浸在幸福和康强的遥望之中，而掩盖了一个生命的结束和垂死的哀鸣。

配药时，老职工接下药方，认真地审视一遍，然后熟练地抓出每味药，准确地过了秤，习惯地复对，然后迅速地用店里自制的说明书一包包扎好，交给渴望着的顾客。

过去中药店资金雄厚，规模不小，进得门来使人有一种森严、气魄、庄重的感觉和企望的寄托。现在能基本保存这种规模的中药店恐怕只有广陵路上的同松参号了，还能勾起乡思，忆起旧事。

我国的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特殊的治疗万法，有她完整和独特的一套，享誉全球。中药也独步世界，有着奇硕的疗效，为世人所公认，尤其我们的侨胞和台胞十分欢迎和信赖中医术和中草药。台北当局人为的限制是无法压制台胞的需求的，“三通”必将大通起来。

⌘ 25252525 0 0 25252525 ⌘
⌘ 阮 太 傅 计 取 民 房 ⌘
⌘ 25252525 0 0 25252525 ⌘

阮太傅名沅，字云台，扬州公道桥人。清乾隆、嘉庆间官太傅。告老还乡后，欲营建府第。然在府第门前照壁处，有一童儿糕（又名糯米糕）店。这在封建社会里成何体统！曾示意店主另迁他处，店主老人固不肯迁，太傅笑而置之，不相强。未几府第建成；官、绅、学、商竞相为贺，并探其管家：府第尚缺什么？太傅素喜何物？太傅有所闻，乃授意管家，告以府第无所缺，太傅所好亦无所知，太傅所爱，唯门前老人所制之童儿糕，每餐必备，珍馐可缺，老人之糕不可少耳！于是糕店生意兴隆，应接不暇，无现货代之以券，获利甚丰，足资养老。太傅使人持券语老人曰：太傅加惠将以券还汝，汝二老年事已高，府前车马喧嚣，非养老之地。此番所获，连本加利，足享晚年，可另觅静处，以娱晚景，不亦乐乎！老人感其德，笑而诺之，遂他迁。

（张为摘写）

旅游之乡——扬州 十二首

· 杨穆春 ·

编者注：

穆春老对古城扬州的悠久史迹、多姿园林和地方风情以诗代文，怀古述今，每景一诗，每事一诗，作了令人陶醉的介绍，读来引人入胜。全诗共十二首，本期刊登四首，余者容后续登。

一、名迹旅游之乡

九洲上溯盛隋唐， 万贯缠腰跨鹤忙。
昔日蜀岗古刹⁽¹⁾在， 今朝广厦白龙⁽²⁾翔。
骚人妙笔记青史， 天子屈尊游古扬。
历史名城多胜迹， 广陵第一旅游乡。

二、风景名胜之乡

村台一路水依杨⁽³⁾⁽⁴⁾， 四望文昌大道长⁽⁶⁾⁽⁷⁾⁽⁸⁾。
三塔⁽⁹⁾交辉亭翼立⁽¹⁰⁾， 茱萸插遍观留香⁽¹¹⁾⁽¹²⁾。
瓜洲古渡引江闸⁽¹³⁾， 高旻钟声回教堂⁽¹⁴⁾⁽¹⁵⁾。
念四桥头明月夜， 看山看水看文章。